

著基斯尔列郭帕

— 譯 然 磊 —

鷄 母 與



黑 母 鷄

著 基 斯 爾 列 郭 帕
譯 然 磊

· 版 四 ·

Погорельский

ЧЕРНАЯ КУРИЦА

Перевод Лэй Жаня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4-е изд.

黑
母
鷄

著者 帕郭列爾斯基

翻譯者 磊然

發行者 姜椿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〇二七四

電報掛號：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EPOCНPУBCO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版(1000冊)

一九四七年四月再版(1000冊)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版(1500冊)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版(8000冊)

「黑母雞」序

宋慶齡

侵略者發動的戰爭，帶給人類許多災難，而帶給兒童們以特別多的災難。他們失去了保護，他們失去了溫暖，他們缺少着食糧——物質的和精神的。然而，對於他們的幼小的身體和心靈，他們是多麼迫切需要這些東西的培育和滋養啊。

我們不能讓這新的一代被遺忘，儘管世界還是充滿着火藥氣，若干地方繼續在遭受好戰者的破壞與蹂躪。我們需要從斷垣殘壁下，街頭巷角裏，以至飢餓寒冷的鄉村中，把這些被遺忘的孩子們找出來，給他們以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東西。

人家已經在加緊做這樣的工作了。從勝利中走上和平與重新建設的蘇聯，已經把他們飽受戰爭苦痛的兒童，放到新的溫暖的住屋，學校和圖書館中。大量的兒童讀物正在滋補着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帕郭列爾斯基這一部「黑母雞」，正是蘇聯兒童無數讀物中的一個例子而已。

這部童話包含着豐富的教育啓發性。它從一個神話故事中，告訴孩子們不要倚靠所謂生來就有的「天才」，而要腳踏實地的勤奮努力。社會主義的新蘇聯，也正是從這樣的勤奮努力中建立起來的。

這小小的一本童話，也應當給我們以啓示：多多注意被遺忘的兒童，給他們以更豐富的滋養物。

一九四七年二月



四十年前(註一)在彼得堡有一個男生寄宿學校的校長。這所寄宿學校一直到現在大約在許多人的頭腦裏還留下新鮮的記憶，雖然寄宿學校的那所房子早已把地方讓給了另外一所房子，而另外的那所房子和原來的一點都不相像。那時候我們的彼得堡的美麗已經是全歐聞名，雖然它還遠不是現在的模樣，那時候在華西里葉夫島(註二)的各條大街上並沒有兩面都植着樹木的快樂的，樹蔭濃密的道路。常常是用朽木搭成的跳板代替了現在非常美麗的人行道。依薩阿基葉夫橋——那時候是又狹窄又不平坦——比起現在來完全是另一副樣子。總而言

(註一)這個故事是在一八二九年寫的。

(註二)華西里葉夫島——是彼得堡的一個區域。

之，那時候彼得堡完全不是現在的樣子。然而，城市在人們眼中佔有一種優勢，使它們有時一年一年的愈變愈好看……不過，現在講的不是這回事。下次在別的情形之下，我或者要和你們更詳細地說到在我的一生中彼得堡所發生的變化。現在我們又要說到那個寄宿學校，四十年前它是在華西里葉夫島的第一條街上。

現在你們已經找不着那所房子，它有二層樓，屋頂上鋪着波形瓦。通到房子裏去的台階是木頭的，伸出到街上。從過道裏有一個相當陡險的樓梯通到樓上。樓上有八九間房間，一面的房間裏住着校長，另外一面是教室。孩子們的寢室在樓下過道的右面。左面住着兩個老婆婆，荷蘭人。年紀都在一百歲以上。她們親眼看見過彼得大帝（註），甚至和他談過話。

在那個寄宿學校裏讀書的三四十個孩子當中，有一個男孩，名叫阿廖夏。那時候他的歲數還不到九、十歲。他的父母住在離彼得堡很遠很遠的地方。兩年前他們把他帶到首都，送進寄宿學校，預先向教師付了幾年的規定的費用，就回家去了。

（註）彼得大帝（一六七二——一七二五）是俄羅斯的皇帝。

阿廖夏是一個聰明的小男孩，讀書很好，大家都愛他，待他很親熱。不過，雖然這樣，他在學校裏常常感覺寂寞，有時甚至悶悶不樂。特別在起初的時候，他無論如何想不慣，他是和他的親人分開了。可是後來他漸漸地開始習慣了自己的環境，甚至有時候他和同學玩耍的時候，他想要在寄宿學校裏要比自己家裏開心得多。一般地說，對於他，讀書的日子過得很快，很愉快。不過到了星期六，所有的同學們都趕快回家去看親人的時候，阿廖夏便痛苦地感覺到自己的孤獨。每逢星期日和放假的日子，整天就祇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他唯一的安慰就是讀教師許他從自己的小圖書室裏取出來的那些書。那時候文學上風行的是騎士小說和神怪小說。我們的阿廖夏所用的圖書室裏面，大部分都是這一類的書。

所以阿廖夏還不過上十歲的年紀，便已經背誦得出最赫赫有名的騎士的功績，至少是像小說裏把它們描寫的那樣。在漫長的冬夜，星期日和其他的節日裏，他喜歡做的事就是在想像中回到古代……特別是在放寒暑假的日子，他和同學們分別了許久，常常整天孤零零地坐着，他的少年的想像便在騎士的堡壘中，可怖的廢墟上或是黑暗的密林中漫步。



我忘記告訴你
們，這所房子有一
個相當寬大的院
子，用小船上的木
板做了一道木圍牆
和小巷隔開。通到
小巷上的大門和小
門一直鎖着，所以
阿慶夏永遠不能到
這條強烈地喚起他
的好奇心的小巷裏
去。任何一次在休
息時間他得到允許
在院子裏遊戲的時

候，他的第一個動作是跑到木圍牆面前。他在那裏用脚尖站着，朝木圍牆上的圓孔裏凝視。阿廖夏不知道這些洞孔是被從前釘小船的木釘敲出來的。他以為這是一個好心的女巫故意替他鑽了這些小孔。他老是期待着，有一天這個女巫會在小巷裏出現，並且從小孔裏送給他玩具，或是呪符（註）或是爸爸媽媽寫來的短短的信，他已經好久沒有得到一點他們的消息了。可是他非常可惜，連一個像女巫的人也沒有出現。

阿廖夏的另外一件工作是餵鷄。它們住在木圍牆邊的一所特地爲它們造的小屋裏。它們整天在院子裏跑着玩着，阿廖夏和它們非常親近。每一隻鷄的名字他都知道。它們打架的時候把它們攔開，喜歡打架的就罰它，一連幾天不給它吃剩的麵包吃，這些麵包是他一向在午餐和晚餐後從食巾上聚起來的。在這些雞當中，他特別喜歡一隻有黑色冠毛的，叫做小黑的母雞。小黑對他最親熱；它有時候甚至讓他撫摸它，因爲阿廖夏總把頂好的麵包給他吃。它的天性安靜，很少和其他的雞一同散

（註）呪符——照迷信的說法，它會給它的所有人帶來幸福，給他魔術的力量。

步，並且好像它愛阿廖夏，比愛它的朋友更多。

有一次（這是放假的時候），在一個美好的，非常溫暖的日子，阿廖夏得到准許可以在院子裏遊戲。那一天教師和他的妻子非常忙碌。他們要請督學吃午飯。在前一天，從早到晚上很晚的時候，房子裏到處都在洗地板，擦去灰塵，在桃心木的桌子和五斗櫥上打蠟。教師親自去買餐桌上用的食物：白色的阿堪遮（註）的小牛肉，極大的火腿，和基輔的果子醬。阿廖夏也照他的力量幫助準備：人家叫他用白紙鏤成美麗的小網眼放在火腿底下，叫他用紙的螺旋形來裝飾特地買來的六支蠟燭。請客的那一天，理髮師一清早就來了，他在教師的髮式上和長辮子上大顯本領。後來又給教師的妻子弄頭髮，給她的捲髮上塗了香油，擦了粉，在她的頭上堆了一頭各色各樣的花，就像一個花房，在花朵中間巧妙地放着兩個金鋼鑽的戒指，它們在閃耀着，發出光輝，這戒指是從前學生的家長送給她的丈夫的。頭髮梳好了，她穿上一件敞舊寬大的衣服，開始去忙着料理事務，一面小心地注意着不要

（註）阿堪遮——是俄國北部的城市，那裏的牛肉特別美味。

把頭髮碰壞。因此她自己不到廚房裏去，只站在門口向廚娘發命令，在必需的時候，她就差她的丈夫到那裏去，丈夫的頭髮梳得並不像她的那麼高。

在繼續做這樣做那樣的時候，我們的阿廖夏完全被人忘掉了，他就利用這個機會自由自在地在院子裏遊戲。照他的習慣，他先走到木圍牆面前朝小孔裏看了半天；可是這一天差不多沒有人在小巷裏走過，他便嘆息着向他心愛的鷄羣走去。他還沒有來得及在木樁上坐一會，剛剛開始把它們喚到面前來的時候，他看見廚娘拿着一把大刀站在他旁邊。阿廖夏從來沒有喜歡過這個廚娘——她是怒氣沖沖的，喜歡罵人。不過自從他發覺了，就是因為她才使他的鷄常常在那裏減少的那時候起，他就格外不喜歡她。有一次他在廚房裏絕望地看見一隻很漂亮的，他非常心愛的雄鷄頭頸被切斷了倒掛着，他就對她懷着恐懼和憎惡。他現在一看見她拿着刀，立刻就猜到這是什麼意思。他心裏感覺很痛苦，因為他沒有力量幫助他的朋友，便跳起來跑得遠遠的。

『阿廖夏，阿廖夏！來幫我捉雞呀！』廚娘喊道。

可是阿廖夏開始跑得更厲害，躲在木圍牆旁邊的鷄舍後面。自己也不覺得眼淚

一滴一滴的從眼睛裏滾出來落在地上。

他在雞舍旁邊站了好半天，當廚娘在院子裏跑來跑去的時候，他的心就劇烈地跳着，她一會喚鷄：一會罵它們。

忽然阿廖夏的心跳得更厲害起來：他聽見他心愛的小黑的聲音。它用最絕望的樣子咕咕地啼叫着。他覺得它是在叫：

『咕達赫，咕達赫，咕杜呼！』

阿廖夏，救救小黑！

咕杜呼，咕杜呼，

小黑，小黑！』

阿廖夏無論如何不能留在原來的地位了。他大聲哭着朝廚娘跑去。就在地已經抓住小黑的翅膀的那一分鐘裏抱住了她的頸子。

『可愛的，親愛的德麗奴虛卡！』他喊着，眼淚一面滾了出來。『請你不要碰我的小黑！』

阿廖夏那樣突如其來地攔住廚娘的頸子，使她竟將小黑放鬆了。小黑利用這個機會，嚇得飛上了車舍的屋頂，在那裏不住地啼叫着。可是阿廖夏現在聽起來彷彿它是在喊着取笑廚娘：

『咕達赫，咕達赫，咕杜呼！

你捉不到小黑！

咕杜呼，咕杜呼，

小黑，小黑！』

這時候廚娘憤怒得發狂了，要跑到教員那裏去，可是阿廖夏不放她走。他絆住她衣裳的下擺，一面拚命地哀求她，使她不得不停下來。



『心愛的德麗奴盧卡！』他說，『你這麼漂亮，清潔，好心腸……請你留下我的小黑！你看，如果你肯發善心，我要送你什麼。』

阿廖夏從口袋裏摸出一個值十個盧布的金幣，這是他全部的財產，他保藏它，比保護自己的眼睛還要小心，因為這是他的親愛的祖母送他的禮物。廚娘瞥視了金幣，朝房子的小窗裏看了一眼，保證沒有人看見他們，便伸出手來要錢。阿廖夏非常捨不得這個金幣，可是他想起了小黑，就堅決地放棄了這個寶貴的禮物。

這樣小黑就遇救了。免了殘酷而不可避免的死亡。

一直等廚娘遠遠地走進房子裏去，小黑纔從屋頂上飛下來跑到阿廖夏面前。它彷彿知道他是它的恩人：它圍着他轉來轉去，撲着翅，用愉快的歌聲啼唱。整個早晨它都跟着他在院子裏走，好像是一條狗。並且彷彿有什麼話要對他說，可是不會說的樣子。至少，他無論如何不能懂得它的啼聲。

午餐前兩小時，客人開始陸續來到。阿廖夏被叫到上面，給他穿上圓領，有細褶襖的極上好麻布硬袖的襯衫，白短褲和淡藍綢的寬腰帶。長長的亞麻色的頭髮梳

得好好的，在當中平分了再梳了披在前面，那時候的孩子們是這樣打扮的。

後來又教他，督學走進室內的時候，他應當怎樣碰腳行禮，如果人家問他什麼話，他應該怎樣回答。

在別的時候，督學光臨會使阿廖夏非常高興。阿廖夏很久就想看他了。因為教員和教員的妻子談起他來總是非常尊敬，所以阿廖夏想像這應該是一個赫赫有名的騎士，穿着輝煌的甲冑，戴着插大翎毛的盔。可是那一次他並沒有這種好奇心，那時候他一心一意祇想到黑母雞。他老是想像着廚娘帶着刀追趕小黑和它用不同的聲音啼叫的情形。同時他又感覺非常不開心，因為他不能懂得它要對他說的話。所以他非常渴望到鷄舍那邊……可是沒有辦法：一定要等午餐完畢呀！

最後督學先生來了，教員太太通報了他的降臨。她早就坐在窗口，凝視着他要從那邊來的一面。

一切都開始活動起來了：教員猛然從門口奔下去，要在下面的台階口迎接他；客人們都站起來，甚至連阿廖夏一剎間也忘記了他的黑母雞。他向窗口走去，要想看看這位騎士怎樣從駿馬上跳下來，不過他沒有看見他：督學先生已經走進房子裏



了。停在台階口的不是駿馬，而是一輛普通馬車式的轎。這使阿廖夏非常驚奇。

『如果我是一個騎士，』他想，『我永遠不會坐馬車，我永遠要騎馬！』

這時候所有的門都大開了。教員太太開始行着屈膝禮等待這位貴賓。他很快地就上來了，起初在肥胖的教師太太背後看不見他——她就站在門口。可是等她說完了她的長長的歡迎詞，行了一個比普通更深的禮以後，阿廖夏真是驚奇萬分，他從她後面看見了……不是插羽毛的盔，而祇是一個小小的禿頭，撲了許多粉。後來阿廖夏發覺，他頭上唯一的裝飾品祇是一根小辮子！等他走進客廳，阿廖夏是格外驚奇了，因為他看見督學身上雖然穿着普通的灰色燕尾服代替了輝煌的甲冑，可是大家對他都異常尊敬。

然而，無論這一切事情在阿廖夏看起來是多麼奇怪，無論在別的時候餐桌上的異常的裝飾會使他多麼開心，可是今天他對於這些事並不十分注意。他的頭腦裏一直盤旋着小黑早晨發生的事。點心端上來了：各色各樣的果醬、蘋果、梨、無花果、無花果乾和胡桃；可是就在這時候他也沒有一秒鐘不考慮到他的「小母雞」。等大家剛從桌邊站起來，他的心因為恐懼和希望而戰慄着，他走到教員面前，問他可不

可以到院子裏去遊戲。

『去吧，』教員回答他，『不過不要在那裏玩得很久：天已經快要黑了。』

阿廖夏趕快穿上他的栗鼠皮的紅大衣，戴了貂皮帽緣的綠天鵝絨帽，向木圍牆跑去。等他到了那邊，鷄羣已經準備要到鷄舍裏去了。它們都想睡了，對於帶來的麵包屑並不十分高興。祇有小黑似乎對於睡覺並不感到興趣：它快快活活地跑到他面前，撲着翅膀，重新啼叫起來。阿廖夏和它玩了好一會。最後天暗了，該回家的時候到了，他先看見他的親愛的小雞是坐在竿上，纔放心親手把鷄舍關上。他從鷄舍裏出來的時候，他覺得，小黑的眼睛像小星星似的在黑暗中發光；好像它輕輕地對他說：

『阿廖夏，阿廖夏！留在我這裏！』

阿廖夏回到房子裏，在教室裏孤伶伶地坐了一晚，這時候在房子的另外一半裏面，客人一直待到十一點鐘。在客人散去以前，阿廖夏走到下面的臥室裏，脫了衣服，睡上床，熄了燈。他很久不能睡着。最後睡魔克服了他。他在夢裏剛來得及和小黑談話，可惜，他又被散去的客人的鬧聲吵醒了。

過了一會，教員拿着燭把督學先生送走以後，又走到他房間裏來看看。後來用鑰匙把門鎖上就走了。

夜裏有一彎新月，淡淡的月光穿過關得不十分緊密的百葉窗投進室內。阿廖夏睜着眼睛躺着。他聽了好久，人們在他頭頂上的樓上的房間裏走來走去，搬桌椅。最後一切聲音都寂靜了。他朝他旁邊的床上瞥視了一下，月光微微地照着這張床，他發覺幾乎一直拖到地上的白被單在微微地動着。他開始更凝神地盯着看……他聽見，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床底下抓。再過一會，彷彿有一個人輕輕地喊他：

『阿廖夏，阿廖夏！』

阿廖夏嚇了一跳。房間裏祇有他一個人。他立刻想到床底下一定有賊，可是後來他斷定賊不會叫他的名字。他的胆子壯了一點，雖然他的心顫戰着，他在床上稍稍欠身起來，他更清楚地看見被單是在動……更清楚地聽見有人在說：

『阿廖夏，阿廖夏！』

忽然白被單掀起來了，從它底下走出了……黑母雞！

『啊，小黑，原來是你！』阿廖夏不由自主地叫起來。『你怎樣走到這裏來



的？」

小黑撲撲翅膀，飛到他床上來，用人的聲音說：

「是我，阿廖夏！你不怕我吧，是嗎？」

「我爲什麼要怕你呢？」他回答說。「我愛你；不過我覺得很奇怪，你說話說得這麼好：我一點也不知道你是會說話的呀！」

「如果你不怕我，」黑母雞接下去說，「你就跟我來。快點把衣服穿好！」

「小黑，你是多麼滑稽

啊！』阿廖夏說，『漆黑的，我怎麼能穿衣服呢？現在我看不見我的衣服，連你我也差不多看不見呀！』

『我要盡力幫助你，』黑母鷄說。它馬上用一種奇異的聲音叫着，忽然不知從那裏弄來了許多插在銀燭台裏的小蠟燭。蠟燭並不比阿廖夏的小手指大。地板上，椅子上，窗口，連洗手盆上都有了這些燭台。室內變得如白晝一般的明亮。阿廖夏開始穿衣服，黑母鷄又把衣服遞給他。這樣他很快地就完全穿好了。

等阿廖夏預備好了，小黑重又叫起來，所有的蠟燭就都不見了。

『跟我走！』它對他說。

他就大胆地跟隨着它，它的眼睛裏彷彿放出光來，照耀着他們周圍的一切，雖然它並不像小蠟燭的光那麼鮮明。他們走過了前室。

『門鎖着，』阿廖夏說。

可是黑母鷄沒有答覆他，它撲撲翅膀，門就自己打開了。後來他們穿過走道，向一百歲的荷蘭老婦人住的房間走去。阿廖夏從來沒有到她們那裏去過，不過他聽說，她們的房屋是照古代的式樣佈置的。聽說一個老婦人有一隻灰色的大鸚鵡，一

個老婦人有一隻非常聰明的灰貓。這隻貓會鑽圈和伸出小爪來和人握手。他早已就想看看這一切的東西了。所以在黑母鷄重又撲撲翅膀，老婦人的房門打開了的時
候，他是欣喜萬分。

在第一個房間裏，阿廖夏看見了各色各樣的古董傢具：彫花的椅子，安樂椅，桌子和五斗櫃。一張荷蘭煉瓦做的大坑床。煉瓦上用藍色琺瑯畫出人物和野獸。阿廖夏想停下來，仔細觀察一下傢具，特別是坑床上的人物，可是小黑不准他。他們走進第二個房間，阿廖夏立刻變得多麼快活啊！一隻美麗無比的金籠子裏坐着一隻紅尾巴的灰色大鸚鵡，阿廖夏馬上想跑到它面前去，小黑又不許他。

『這裏的東西，一樣不要動手，』它說。『小心不要吵醒了老婆婆！』

這時候阿廖夏纔注意到，鸚鵡旁邊放着一張床，床上掛着白的薄紗帳子。透過帳子，他可以辨別得出一個閉目躺着的老婦人；在他看起來，她好像是蠟製的，在另一個角落裏放着一張一色一樣的床。第二個老婦人就睡在那裏，旁邊坐着一隻灰貓在用前爪洗臉。阿廖夏走過它身旁，忍不住要去握它的腳爪……忽然它大聲咪嗚咪嗚地叫起來。鸚鵡的羽毛都豎了起來，它大喊着：『傻瓜！傻瓜！』同時透



過帳子可以看見老婦人在床上起來了。小黑忽促地退了出來，阿廖夏跟着他跑，門在他們背後重重地碰上了……好半天還可以聽見鸚鵡在那裏叫着：『傻瓜！傻瓜！』

『你好不難爲情！』他們從老婦人的房間退出來的時候，小黑說：『你一定把騎士們吵醒了。』

『什麼樣的騎士？』阿廖夏問。

『你會看見的，』小母雞回答說。『可是不要害怕，沒有什麼，放大胆跟我走吧。』

他們走下樓梯，好像要到地窖裏去。他們在阿廖夏以前從未見過的，不同的走廊裏和過道裏走了半天。有時候這些過道是那麼矮，那麼窄，使阿廖夏不得不彎着腰。忽然他們走進一個大廳，裏面有三盞大琉璃燈架照耀着。廳裏沒有窗子，兩面牆上掛着許多騎士，他們穿着燦爛發光的甲冑，盔上插着大羽毛，鐵手裏拿着矛和盾。

小黑點起腳往前走，領着阿廖夏跟在它後面輕輕悄悄地走着。

大廳的盡頭是一扇發亮的黃銅大門，一直到他們走近門口的時候，才有兩個騎士從牆上跳下來，騎士們用矛擊着盾，向黑母鷄撲過去。小黑豎起冠毛，展開翅膀……忽然之間變得很大，很大，比騎士還大，便開始和他們交戰起來！騎士們拼命向它進攻，它用翅膀和鼻子保護自己。阿廖夏覺得很可怕，他的心猛烈地抖顫着，他昏過去了。

等他蘇醒過來的時候，陽光透過百葉窗照耀着室內，他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看不見小黑，也看不見騎士們。阿廖夏半天不能清醒過來。他不明白夜裏發生了什麼事：這一切的事他是在做夢呢，還是真正發生的呢？他穿好衣服走到樓上。可是昨夜他看見的事在他的腦子裏盤旋着。他焦急地等待着什麼時候他可以到院子裏去遊戲。可是那一天，老天好像是故意的，整天落着大雪，要從屋子裏出去的念頭想也不能想。

午飯的時候，教員太太在談話當中告訴她的丈夫，那隻黑母鷄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然而，』她補充說，『如果它就是不見了，也不十分倒楣：它早已被指定送

到廚房裏去了。親愛的，你想吧，它自從到我們家裏來，連一個小蛋也不會生過。」

阿廖夏幾乎要哭出來，雖然他在想，無論什麼地方都找不着它，總比落到廚娘的手裏好。

午飯後，阿廖夏又是一個人待在教室裏，他不住想到昨夜發生的事。因為他心愛的小黑失蹤了，他無論怎樣也不能快活起來。有時候他覺得，雖然小黑在鷄舍裏失蹤，第二天夜裏他一定應該看見它的。可是後來他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他重又沉浸在悲傷中了。

睡覺的時候到了，阿廖夏心焦地脫了衣服，上床睡覺，他還沒有來得及瞥視一下隔壁的床，（靜靜的月光又照着它）白被單又動起來了，——和昨夜絲毫不差……他又聽見一個聲音在叫他：

『阿廖夏，阿廖夏！』過了一會，小黑從床底下走出來飛到他的床上。

『啊！小黑，你好！』他欣喜得發狂地叫道。『我怕我永遠不會看見你了。你身體好嗎？』

『我好，』小母鷄回答說，『不過我差一點因為你的緣故生病了。』

『這怎麼會呢，小黑？』阿廖夏驚駭地問。

『你是個好心腸的孩子，』小母鷄繼續說，『可是你的主意不定，並且聽話從來不從頭聽起。這是不好的！昨天我對你說，老太婆房間裏的東西一樣不要去碰——可是你不聽話，你忍不住要去握小貓的腳爪。貓叫醒了鸚鵡，鸚鵡叫醒了老太婆，老太婆叫醒了騎士——我好不容易纔和他們弄好！』

『對不住，親愛的小黑，以後不再這樣了！請你今天再帶我到那裏去；你會看見我是很聽話的。』

『好，』小母鷄說：『我們看吧！』

小母鷄像昨夜一般地叫起來，插在同一樣的銀燭台裏的同樣的小蠟燭又出現了。阿廖夏重又穿好衣服跟着小母鷄走。他們重又走進老婦人的室內；不過這一次他已經一樣東西都不去碰了。

他們經過第一個房間的時候，他覺得炕床上畫的人和野獸都在扮着各種不同的，滑稽的鬼臉，引誘他到他們面前去，可是他故意避開他們。在第二個房間裏，

荷蘭老婦人完全和昨夜一樣，躺在床上，好像是蠟人。鸚鵡瞪着大眼，莫明其妙的樣子看着阿廖夏，灰貓又在用腳爪洗臉。阿廖夏在桌上的鏡子面前看見兩個磁的中國玩偶，昨天他並沒有注意到它們，它們對他點頭；可是他記住小黑的命令，毫不停留地走過去了，然而在經過的時候他忍不住要向它們鞠躬。玩偶立刻從桌上跳下來，老是點着頭跟他們跑。他覺得它們是那麼好玩，他差一點要住下來，可是小黑回過頭來發怒的樣子看了他一眼，他就明白了。玩偶一直陪他們走到門口，看見阿廖夏不朝它們看，纔回到原來的地方。

他們重新從樓梯上走下去，經過許多走廊和過道又來到那個有三隻琉璃燭架照耀着的大廳裏。牆壁上仍舊掛着那些騎士們。等他們走近那扇黃銅門的時候，兩個騎士重又從牆壁上走下來，攔住他們的路。可是他們彷彿不像昨夜那樣地發怒；他們懶洋洋地拖着脚步，好像秋天的蒼蠅，並且看得出，他們是過度用力地握着他們的盾。

小黑變大了，羽毛聳立起來。可是它剛用翅膀敲他一下，他們就散成一塊一塊的了。阿廖夏看見，這是些空的甲冑！銅門自己打開了，他們再往前走。

過了一會，他們走進另外一個大廳，很寬敞，不過並不高，阿廖夏伸手可以到天花板。這個廳裏燃點着許多小蠟燭，就像他在自己房間裏看見的一樣，不過燭台不是銀的，而是金的。

小黑把阿廖夏留在這裏。

『你在這裏待一會，』它對他說，『我馬上就回來。今天你是聰明的，雖然你的行爲不小心，向磁娃娃鞠了躬。假使你不對它們鞠躬，這些騎士就不會從牆上下來了。然而你今天沒有把老太婆吵醒，所以騎士們就一點氣力也沒有。』說完以後小黑出去了。

祇剩了阿廖夏一個人，他開始仔細打量這個廳，裏面的佈置真是華麗堂皇。他覺得牆壁是大理石的。嵌板和門是純金的，在廳的盡頭，在華蓋下面的高臺上放着一張金的安樂椅。阿廖夏非常欣賞這些裝飾，可是他覺得很奇怪，因為一切的東西都是最小的，彷彿是爲小玩偶用的。

在他懷着好奇心不住地觀察的時候，他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旁邊的一扇門打開了。許多小人走進來，他們的身材不過半尺高，身上穿着齊整的，五顏六色的衣

服。他們的樣子很神氣；有的從服裝上看出是軍人，有的是文官。大家都帶着插羽毛的圓帽，像西班牙式的。他們沒有發覺阿廖夏，他們莊嚴地在室內散步，一面互相之間大聲談話，可是他不能懂得他們說的話。

他默默地對他們看了半天，他剛要走到一個人面前問話的時候，大廳盡頭的大門敞開了……大家都靜默了，脫了帽子，分成兩排靠牆站着。一剎間，室內變得更明亮，所有的小蠟燭都更鮮明地燃點着。阿廖夏看見十二個小騎士，穿着金甲，頭盔上插着大紅羽毛，他們一對一對輕輕地行軍似的走進來。後來他們非常沉靜地站在安樂椅兩旁。過了一會，一個態度莊嚴萬分的人走進大廳。他頭戴王冠，上面的寶石燦爛地發出光輝。穿着淺綠色的，裏面襯着鼠皮的外套，後面拖着長長的一段，由二十個穿大紅衣服的小侍僮捧着。

阿廖夏立刻猜出來，這應該是國王。他朝他深深地鞠了躬。國王以最懇勸的態度答覆他的鞠躬，在金的安樂椅上坐下來。後來他向站在他旁邊的一個騎士吩咐了什麼話，騎士走到阿廖夏面前，通知他走近安樂椅。阿廖夏照樣做了。

『我早已就知道，』國王說，『你是一個好心的孩子；前天你對我的人民幫了



很大的忙，所以你應該得到獎賞。我的首相向我報告，說你將他從不可避免的，殘酷的死亡中救出來。」

「什麼時候？」阿廖夏驚奇地說。

「前天在院子裏，」國王回答他，「這就是受你救命之恩的人。」

阿廖夏朝國王指點的那個人警視了一下，這時候他方纔注意到，在廷臣當中站着一個渾身穿黑的小人。他頭上戴着一頂特別的深紅色的帽子，上面有齒形，稍微歪帶着。頭頸裏有一條白手帕，漿得很硬，因此顯得有一點帶青色。他注視着阿廖夏，一面熱情地笑着。阿廖夏覺得他的臉很面熟，可是他想不起來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的。

國王把這樣高貴的行為算是他的功勞使阿廖夏非常得意，可是他喜歡真實，因此他低低地行了禮說道：

「國王先生！我不能把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認在我的賬上。前天我十分榮幸地搭救的不是您的首相，我救的是我的黑母雞，廚娘不喜歡它，因為它一個蛋也不生。」

『你說什麼？』國王暴怒地打斷了他的話頭。『我的首相——不是母雞，他是一個有功勞的人！』

這時候首相走近些，阿廖夏看見事實上這真是他的親愛的小黑。他非常高興，一面請國王原諒，雖然他弄得莫明其妙這是什麼意思。

『告訴我你有什麼希望？』國王繼續說。『如果我的力量辦得到，我一定要滿足你的要求。』

『大胆地說呀，阿廖夏！』首相和他耳語說。

阿廖夏考慮了一會也不知道希望什麼好。如果給他較多的時間，那末他或許會想出什麼好希望來。可是他覺得叫國王等待着是沒有禮貌，他就趕緊要回答了。

『我希望，』他說，『無論給我上了什麼功課，我不念書，就可以永遠知道我的功課。』

『我沒有想到你是這樣的懶蟲，』國王搖搖頭回答說。『不過沒有辦法，我應該履行我的諾言。』

他揮揮手，侍僮端上一個金盤，上面放着一粒麻的種子。

『把這顆種子拿去，』國王說。『它在你身邊的時候，他們無論給你上什麼功課，你永遠都會知道你的功課，不過同時有一個條件，無論在什麼藉口之下，你都不能對任何一個人有一個字提到在這裏看見的和將要看見的事情。一點最小的不謹慎就要永遠剝削掉我們對你的恩惠，同時會給我們惹起許多麻煩和不愉快的事。』

阿廖夏拿了麻的種子，用紙包了放在口袋裏，答應他將要沉默和謹慎。國王先命令首相盡力招待阿廖夏，然後從安樂椅上站起來，照同樣的秩序從廳上走出去。國王剛一走開，所有的廷臣就都圍繞着阿廖夏，開始用種種的方法和他親熱，一面向他表示感謝，因為他救了首相。他們大家都情願替他做事：一個問他要不要到花園裏散步，或是看看國王的動物園；第二個要請他去打獵。阿廖夏不知怎樣決定纔好。最後首相說，他要親自將地下的稀有之物指點給貴賓看。

他先帶他到花園去。小路上點綴着五色繽紛的大塊寶石。寶石被懸在樹上的無數的小燈籠照耀得反射出光彩。這種光彩使阿廖夏喜歡萬分。

『這些石頭，』首相說，『你們稱它是寶石。這都是金鋼鑽，玉，綠柱玉和紫

水晶。」

『啊，我們什麼時候能用這些石頭鋪路就好了！』阿廖夏叫起來。

『那時候你們那裏的寶石也會像這裏一樣的不值錢了。』

這些樹木在阿廖夏眼中看起來也是特別美麗，雖然同時也是非常奇異。它們有各種不同的顏色：紅的，綠的，咖啡色的，白的，青的和淡紫的。他仔細朝它們一看，他看見這不是別的東西，這是各色各樣的苔，不過比普通的高一些，厚一些。首相告訴他，這種苔是國王化了大價錢從地球上遙遠的國家和最深的地方訂買得來的。

他們從花園裏到了動物園，阿廖夏在那裏看見許多野獸，用金鍊索鎖着。他再仔細觀察，使他驚奇起來，原來這些野獸不過是許多大耗子，田鼠，臭貓和類似他們的野獸。這些野獸是住在地下和地板底下的。他覺得這是非常可笑，可是他因為禮貌的關係一句話也沒有說。

散步以後他們回到室內，阿廖夏在大廳裏發見一隻擺好的餐桌，上面陳列着各色糖菓，糕餅，肉餡餅和水菓。所有的盤子都是純金的，酒瓶和玻璃杯是用

整塊的鑽石，寶石，和綠柱石彫鑿出來的。

『隨意吃吧，』首相說，『可是一樣東西都不許帶走。』

阿廖夏那天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所以他一點也不想吃。

『您答應帶我去打獵的，』他說。

『很好，』首相回答說。『我想馬鞍已經裝好了。』

他立刻吹了口嘯，幾個馬夫走進來，手裏用繩子牽着小杖，杖頭有彫刻細工刻出了馬頭的形狀。首相十分敏捷地跳上他的馬。馬夫給阿廖夏牽一根杖來，比其他杖大得多。

『小心。』首相說。『不要讓馬把你摔下來：它的性情不是最溫順的。』

阿廖夏心裏暗自好笑，可是當他把杖跨在兩腿中間的時候，他就看出首相的勸告不是無益的。棒頭開始在他身底下跑起來，像真馬一樣，他勉強纔能坐得穩。

這時候角笛鳴了，獵人們就驅馬在各個走廊和過道裏飛快地疾馳着。他們這樣跑了好久，阿廖夏並沒有落在他們後面，雖然他是費了很大的力量才能管制住他的瘋狂的杖。

忽然從一個側道裏跳來幾個耗子，那麼大，是阿廖夏從未見過的。它們想跑過去，可是首相下令包圍它們：它們停下來勇敢地保衛自己。不過雖然這樣，它們終被獵人的英勇和技術克服了。八隻耗子躺在地上，三隻逃走了，可是有一隻相當重傷，首相命令把它醫好送進動物園。

打獵完畢，阿廖夏疲倦得不由自主地把眼睛閉起來了。同時他有許多話要和



小黑說，他請求准許他回到大廳裏去，他們就是從那裏出來打獵的。首相同意了；他們騎着馬飛跑回來，到了廳裏把馬交給馬夫，和廷臣、獵人互相行禮告別，便並排在替他們搬過來的椅子上坐下來。

「請你告訴我，」阿廖夏開始說，「你們爲什麼要殺死那些可憐的耗子？它們又不騷擾你們，並且住得離你們的地方很遠呀！」

「如果我們不撲滅它們，」首相說，「它們很快地就會把我們從我們的房間裏趕出去，把我們所有的食糧都吃光，而且我們這裏的鼠皮和耗子皮的價錢很貴，因爲它又輕又軟。我們這裏祇有貴人纔許用它。」

「哦，請你告訴我，你們是什麼人呢？」阿廖夏接下去說。

「難道你從來沒有聽說過我們的人民是住在地底下的嗎？」首相回答。「不錯，並沒有許多人能夠看見我們，然而有許多例子說到我們到世界上去顯露給人看，特別是在古代，現在這種事很少遇到，因爲人們變成非常不謹慎。但是我們有一條法律，就是如果我們向他顯露的那個人不能把這件事保持祕密，我們就不得不立刻離開我們的居留地，走得遠遠的，到別的國家去。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得出，

如果把我們這裏所有的設備都留下來，帶着整個民族遷移到不知名的地方去，我們的國王是不會快樂的。所以我懇求你竭力謹慎。不然你會使我們大家成爲不幸的，特別是我。我因爲感激你，所以懇求國王召喚你到這裏來；不過要是由於你的不謹慎而逼得我們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他一輩子也不會饒恕我……。」

「我老老實實地對你說，我永遠不會對人提起你們，」阿廖夏打斷他說。「我現在記得了，我在一本書上讀到住在地下的小人。他們寫，在某一個城市有一個靴匠在最短的時期內發了大財，所以沒有人懂得他是從那裏發的財。結果不知怎麼打聽出來他是給小人們做靴子和鞋子，他們付給他很大的代價。」

「這或者是真事，」首相回答說。

「不過，」阿廖夏對他說，「親愛的小黑，你要解釋給我聽，爲什麼你做了首相，又要在世界上用母雞的樣子出現，還有你和那些荷蘭老婦人有什麼關係？」

小黑希望要滿足他的好奇心，便開始詳細地告訴他許多事情，可是在它的故事剛開頭的時候，阿廖夏的眼睛就閉起來，他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過來，他是睡在自己的牀上。

他半天不能清醒過來，也不知道他要想什麼。小黑和首相，國王和騎士，荷蘭女人和耗子——這一切在他的頭腦裏都混亂了，他勉強纔能將昨夜所看見的一切想得有了條理。他想起國王贈給他一粒麻的種子，他趕緊跑到自己的衣服跟前，果然在衣袋裏找着一個紙包，裏面包着一粒麻子。『我們要看看，』他想，『國王說的話是不是有信用！明天要上課了，我還沒有來得及把所有的功課預備好呢。』

歷史課特別使他擔心：教師給他上了幾頁世界史叫他背出來，可是他連一個字還不知道呢！

星期一到了，寄宿生都來了，開始上課了。從十點到十二點校長親自上歷史課。

阿廖夏的心劇烈地跳着……在輪到他以前，他摸了幾次放在衣袋裏包着麻種的紙包。……最後他被叫到了。他顫戰着走到教師面前，張開嘴來，自己還不知道要說什麼，一面已經一字不錯，毫不停頓地把上的功課說出來了。

教師把他大大地稱讚了一頓；可是阿廖夏接受他的誇獎的時候，並沒有感到像他以前在相同的情形下所感到的那樣的喜悅。內心的聲音對他說他不配受到這樣的



誇獎，因為這功課並沒有費他一點氣力。

接連幾星期教師們不住口地誇獎阿廖夏，所有的功課他都完完全全知道，所有的翻譯連一個錯也沒有，叫人不能不十分驚嘆他的非常的成功。阿廖夏心裏對於這些稱讚暗自慚愧：他慚愧，因為人家把他當作同學的模範，而他完全不配。

在這個時期中小黑沒有來過，雖然阿廖夏沒有一天臨睡的時候不叫它，猶其是在他得到麻種以後的最初幾星期裏。起初他因為這件事非常傷心，可是後來他安心了，他想，照它

的職位，它大約要辦許多重要的工作。以後一直加在他身上的稱讚將他的頭腦佔住了，使他相當難地想到它。

同時關於他的非常的才能的傳說很快地傳遍了整個彼得堡。督學本人也到學校來了幾次賞識阿廖夏。教員對他愛護備至，因為這個寄宿學校經過他的關係而出名了。家長們從城市的四面八方來，糾纏着校長，叫他收他們的孩子做學生，希望他們也會像阿廖夏那樣有學問。

寄宿學校很快就擠滿了，新學生沒有位額了。教員和教員太太開始考慮到要租一所比他們現在住的寬敞得多的房子。

我上面已經說過，阿廖夏起初因為他得到的誇獎感覺慚愧，覺得他一點也不配得到它們。可是漸漸地他習慣了，最後他的自尊心達到那種程度，使他也不面紅，就接受了人家加到他身上的稱讚。他變得很多想到自己，在旁的孩子面前神氣活現，想像他比他們所有的人都聰明得多，好得多。阿廖夏的性情因此完全變壞了：從一個善良，可愛，謙虛的孩子變得驕傲而不聽話。他的良心常常責備他這一點，內心的聲音對他說：『阿廖夏，不要驕傲！不要把不屬於你的東西算是你自己』

的。你要感謝命運使你比其他的兒童得到更好的機會，可是你不要以為你比他們好。如果你不改過，就要沒有人喜歡你了，那時候你就是再有學問，也要成爲最不幸的孩子！』

有時候他也立志要改過；但是不幸他的自尊心是那樣強烈，竟掩蓋了良心的呼聲。他一天一天的愈變愈壞，同學們也一天一天的愈來愈不愛他了。

同時阿廖夏變成一個頑皮得可怕的孩子。他不需要溫習給他的功課。在別的孩子們預備功課的時候，他就去淘氣頑皮。這樣的怠惰更厲害地弄壞了他的性情。最後他所有的惡劣的脾氣使人家非常討厭他，教師開始嚴肅地要他方法改好這個性情惡劣的孩子，因此他給他上的功課比別人多兩三倍。可是這連一點用處也沒有。阿廖夏一點也不讀書，可是他總曉得他的功課，從頭到尾，連一個小小的錯誤也沒有。

有一次教師不知道拿他怎麼辦法，就給他上了二十頁功課；叫他第二天早上背出來，他希望阿廖夏這一天至少可以安靜些。

那裏有這回事！我們的阿廖夏對於功課連想都不去想它！這天他故意比平常更

頑皮。教師威嚇他，說如果他第二天早上背不出功課要懲罰他的話也是徒然無益。阿廖夏心裏暗暗好笑這些威嚇，他確信麻種一定會幫助他。

在指定的鐘點，教員手裏拿了他給阿廖夏上了功課的那本書，叫他到面前來背。所有的孩子們都好奇地注意着阿廖夏。阿廖夏昨天雖然功課一點沒有溫習，仍舊大胆地從凳子上站起來走到教師面前，教師這時候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想法。阿廖夏絲毫不懷疑，他想這一次他可以顯顯他的非凡的才能了；他張開了嘴……可是一個字也說不出！

『你怎麼不作聲？』教員對他說，『你背呀。』

阿廖夏的臉紅了，後來發白了，後來又紅了，他搓着手，害怕得眼淚從眼睛裏滲出來……一切都是徒然！他一個字也說不出，因為他希望着麻種，書也一眼也沒有看過。

『阿廖夏，這是什麼意思？』教員喊起來。『你爲什麼不肯說話？』

阿廖夏自己也不明白，這樣希奇的事是什麼道理。他伸手到袋裏去摸麻種……可是我們要怎樣描寫他找不着它的時候的絕望啊！眼淚像冰雹似的從眼睛裏流出來

……他傷心地哭了，仍舊一個字也說不出。

這時教員失去了忍耐力。他習慣了阿廖夏回答的時候總是一點不錯並且是非常流暢。他覺得他至少限度連功課的開頭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將他的沉默算是固執。

『你給我到臥室裏去，』他說，『等功課完全讀好了再出來。』

阿廖夏被送到樓下，給了他一本書就用鑰匙把門鎖上了。

剛祇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他就開始到處尋找麻種。他在自己的口袋裏摸索了半天，在地板上爬，牀底下看看，把被頭，枕頭，被單都移開——一切都是白費！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親愛的種子的影蹤！他拚命要想起來，他在什麼地方會把它遺失掉，最後，他確信是昨天在院子裏遊戲的時候，不知什麼一來把它遺失了。

可是用什麼方法可以找着它呢？他是被鎖在房間裏，即使會准許他到院子裏去，那麼這大概也不會有什麼用處的，因為他知道母雞喜歡吃麻，他的種子一定已經被那一隻鷄啄掉了！他要找着它已經是無望了，他想出來召喚小黑來幫助他。

『親愛的小黑！』他說，『親愛的首相！請你到我這裏來，再給我一粒麻種！』



真的，我將來一定會更小心了。」

可是沒有人答覆他的請求，他最後坐在椅子上重又痛哭起來。

這時候午餐的時候到了；門打開了，教員走進來。

「你現在功課讀熟了嗎？」他問阿廖夏。

阿廖夏大聲哭泣着，逼不得已地說他沒有讀熟。

「呸！書沒有讀熟，你就一直留在這裏吧！」教師

說，他吩咐給他一杯水，一塊黑麵包，重又把他一個人留在那裏。

阿廖夏開始一遍一遍的讀，可是一點都不進到腦子裏去。他早已荒廢了學業，怎麼還能夠背得出二十頁呢！無論他怎樣下苦功，無論他怎樣拚命記憶，可是夜晚來了，他不過背出了兩三頁，而且還不熟。

到了其他的孩子們該睡覺的時候，他所有的同學們一下子突然都擁到房間裏來，教員又和他們一塊來了。

『阿廖夏！功課預備好了嗎？』他問。

可憐的阿廖夏含着眼淚回答說：

『我只讀熟了兩頁。』

『那麼，顯然明天你也要坐在這裏吃麵包和白開水了。』教師說，他向其他的孩子們道了晚安就走了。

阿廖夏和同學們留在一塊。從前他是善良謙虛的時候，大家都愛他，如果有時候他受到責罰，大家都代他抱不平，這可以使他得到安慰。可是現在沒有一個人理睬他：大家都帶着瞧不起他的樣子看着他，一句話也不和他說。

他決定自己先開口和一個孩子說話——從前他和這個孩子是非常友好的，——可是那個孩子轉過身去，不理他。阿廖夏又和另外一個說話，那一個也不願意和他談話，當他又開口和他說話的時候，甚至把他推開了。這時不幸的阿廖夏覺得他同學們這樣對待他是他應該受到的。他淚流滿面的輪到床上去，可是無論如何睡不着。他這樣躺了好久，傷心地回憶到過去的幸福的日子。所有的孩子們都做著甜蜜的美夢，只有他一個人不能入睡。『連小黑也遺棄了我，』阿廖夏想，淚珠重又在他的眼睛裏滲出來了。

突然……隔壁床上的被單動起來，就像黑母雞第一天來的時候一樣。他的心跳得更厲害了……他希望小黑再從床底下走出來，可是他不敢期望他的希望會實現。

『小黑，小黑！』最後他低聲說。

被單掀起來，黑母雞又飛到他床上來。

『啊，小黑！』阿廖夏喜歡得發瘋似的說。『我不敢希望再看見你了！你沒有忘記我嗎？』

『不，』它回答說，『我不能忘記你幫助我的好處。雖然救我性命的那個阿廖夏和我現在所看見的這個已經完全不像了。那時候你是個善良的孩子，又謙虛又有禮貌，大家都疼愛你，可是現在呢……我簡直要不認識你了！』

阿廖夏痛哭起來，小黑仍舊繼續教訓他。它和他談了半天，含着眼淚懇求他要改過。最後，東方已經發白了，小母雞對他說：

『阿廖夏，現在我應該離開你了！你在院子遺失的麻種在這裏。你徒然想它是遺失了，不會回來了。我們的國王是太寬宏大量了，他不肯因為你的不小心剝奪掉你的這個禮物，然而你要記住，你已經用信用擔保，將你所知道的一切關於我們的事情都保守祕密……阿廖夏，在你現在的壞脾氣上不要再加上更壞的——忘恩負義！』

阿廖夏歡天喜地的從母雞的腳爪裏拿了他親愛的麻種。他答應要用全副的力量來改過。

『親愛的小黑，你會看見，』他說，『今天我就要是另外一個人了。』
『惡習慣既然已經戰勝了你，你就不要以為它是那麼容易改過，』小黑說。『

惡習慣普通是從大門裏進來，而出去却是從隙縫裏出去。所以如果你要改過，你就不要不斷嚴厲地督察自己。不過再會吧，我們該分別的時候到了！」

剩下了阿廖夏一個人，他就細細地觀看他的麻種，欣賞得不忍釋手。現在關於功課的事他是一百二十分地放心了。昨天的悲哀在他心裏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他喜悅地想，等他一字不錯的把二十頁都背出來的時候，大家將要多麼驚奇。他想到他重又要戰勝那些不肯和他說話的同學，這個思想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愛撫。關於使自己改過的事他雖然沒有忘記，可是他想，這或許並不像小黑所說的那麼困難。

「彷彿要改過不是靠我！」他想。「祇要我情願，大家就會重新愛我的。」

唉，可憐的阿廖夏不知道，要改正自己必需先要拋棄掉自尊心和過度的自大。早晨孩子們預備上課的時候，阿廖夏被喚到樓上去，他帶着一副快樂的，得意洋洋的樣子走進來。

「你的功課背得出了嗎？」教師朝他嚴肅地瞥視了一下，問道。

「背得出。」阿廖夏大胆地回答說。

他開始背書，而且把所有的二十頁一口氣都背出來，連一個小小的錯誤都沒

有。教師驚奇得失常了，可是阿廖夏卻驕傲地朝他的同學們看了一眼。

阿廖夏的驕傲的神氣逃不過教師的目光。

『你背得出你的功課，』教師對他說，『這是真的，可是昨天你爲什麼不肯背呢？』

『昨天我沒有讀熟，』阿廖夏說。

『不會的！』教師打斷他的話頭。『昨天晚上你對我說祇背得出兩頁，並且還不熟，現在你倒把所有的二十頁一字不錯地背出來了！你到底是什麼時候讀熟的？』

阿廖夏默然無語。最後用顫動的聲音說：

『我今天早上讀熟的！』

可是這時候所有飽受他的驕傲的苦頭的孩子們忽然異口同聲地喊起來：

『他撒謊，他今天早上連書也沒有拿！』

阿廖夏顫動了一下，他的眼睛垂下來，一句話也不說。

『回答呀！』教師接下去說，『你到底是什麼時候讀熟的？』

可是阿廖夏沒有打破沉默：他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問句和所有同學向他表示的惡意駭住了，使他失去了自制力。

同時教師斷定他昨天不肯背書是因為固執的緣故，他認為非得狠狠地責罰他一頓不可。

『你天生越有本領和天才，』他對阿廖夏說，『你就越應該謙虛和服從。天給你智慧，不是爲了叫你惡意利用它。因爲昨天的固執你應該受到責罰，可是今天我還要撒謊，這更增加你的罪名。諸位先生！』教師對着寄宿學生們接下去說，『我禁止你們和阿廖夏說話，一直等到他完全改好爲止。可是這樣對於他大約不是重大的懲罰，所以我命令用鞭子打他。』

鞭子拿來了……阿廖夏真是絕望了！從學校創辦以來，這還是初次用鞭子懲罰學生，懲罰的是誰呢——是很多想到自己和認爲自己比其他一切的人都好，都聰明的阿廖夏！是多麼可恥啊！……

他號哭着，跑到教師面前，答應要完全改好……

『你早就應該想到這一點，』這是給他的回答。

阿廖夏的眼淚和後悔感動了同學們，他們也開始代他求情。可是阿廖夏覺得他不配得到他們的同情，便哭得更傷心了。

『好吧！』教師最後說，『我看你的同學們的面子饒了你，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你在大家面前承認你的過失，解釋你是在什麼時候讀熟上給你的功課？』

阿廖夏完全頭昏腦脹了……他忘了他答應地下的國王和他的首相的諾言。他開始講到母雞，騎士和小人……

教師沒有讓他說完。

『怎麼，』他暴跳如雷地喊道。『你非但不痛悔你的壞行爲，還要想出法子來愚弄人，講黑母雞的神話嗎？……這簡直是太過分了。不，孩子們，你們自己看見，非責罰他不可了！』

於是可憐的阿廖夏就被鞭打了一頓！

阿廖夏垂頭喪氣走到樓下的臥室裏去，羞恥和懺悔充滿了他的心中。幾小時後他稍微安靜下來把手伸進衣袋……裏面的麻種竟不見了！阿廖夏痛哭起來，他覺得



失掉了它，不會回來了！

晚上，別的孩子們來睡覺的時候，他仍舊躺在床上，可是無論如何睡不着。他是多麼痛悔自己的壞行為啊！他下了決心要採取改過的方法，雖然他覺得麻痺是不可能回來了。

靠近午夜的時候，隔壁床上的被單重又動起來……昨夜這使阿廖夏非常喜悅，可是他現在閉上了眼睛，他不敢看見小黑！良心在責備他。昨天他還那樣確定地對小黑說他一定要改過，——可是他反而……他現在要對它說什麼呢？

他閉目躺了一會。他聽見掀起被單的時候，發出悉悉的聲音……有人走到他床前，一個熟悉的聲音叫喚着他的名字：

『阿廖夏，阿廖夏！』

可是他不好意思睜開眼睛，同時淚珠從它們裏面滾出來在他的面頰流着。

忽然有人在拉他的被頭。阿廖夏不由自主地警視一下：他面前站着小黑——不是雞的樣子，而是穿着黑衣服，戴着上面有鋸齒形的深紅的小帽子，圍着漿得很硬的白頸巾，和他在地下大廳裏看見的時候一模一樣。

『阿廖夏！』首相說，『我看見你並沒有睡着……再會了！我是來和你告別的，我們不再見面了！』

阿廖夏大聲哭泣了！

『再會了！』他喊道，『再會了！如果你能夠，原諒我吧！我曉得我對不住你。』

『阿廖夏！』首相含淚說，『我原諒你；我不能忘記你救了我的性命，我一直都愛你，雖然你使我不幸，或者是永遠不幸！……告別了！國王准許我和你只可以有最短促的見面，在今天夜裏國王和他的全部人民就應該從這裏搬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大家都是絕望萬分，大家都在流淚，我們在這裏住了幾百年是這樣地幸福，這樣地寧靜！』

阿廖夏撲過去吻首相的小手。他抓住他的手，看見他手上有一樣東西閃閃發光，就在這時候一個不平常的聲音使他的耳朵喫驚了。

『這是什麼？』他喫驚地問。

首相把雙手舉起來，阿廖夏看見它們被一條金鍊索鎖着……他驚駭了。

『你的不謹慎是使我受判戴這鍊索的原因，』首相深深地嘆息着說，『不過不要哭，阿廖夏！你的眼淚並不能幫助我。祇有一件事可以使我在不幸中得到安慰：要努力改過，重新做一個像從前一樣的孩子。最後一次告別了！』

首相握了阿廖夏的手，就在床底下掩沒了。

『小黑！小黑！』阿廖夏跟在他後面喊，可是小黑不回答他。

整夜他連一分鐘也不能合上眼睛。在天亮前一小時的時候，他聽見地板下面有響聲。他從床上起來，把耳朵貼在地板上。他好半天聽見小車輪的聲音和彷彿有許多小人走過的響聲。在這個響聲中也可以聽到女人和孩子的哭聲，小黑首相的聲音，他向他喊道：

『告別了，阿廖夏！永遠告別了！』

次日早晨孩子們醒來，看見阿廖夏躺在地板上昏過去了。他們把他抬起來，放在床上，又去請醫生，醫生說他是生着厲害的熱病。

經過大約六星期的光景，阿廖夏恢復健康了。他覺得生病前他所遇到的一切好像是一場惡夢。教師和同學們關於黑母雞和他受到的懲罰的話，一個字也不向他提



起。阿廖夏自己呢，也不好意思說起這件事，他竭力變得聽話，善良，謙虛和用功。大家重新又愛他，對他親熱，他又成爲同學們的模範，雖然他已經不能一下子背得出二十頁的功課。然而，教師也不給他上那麼多了。